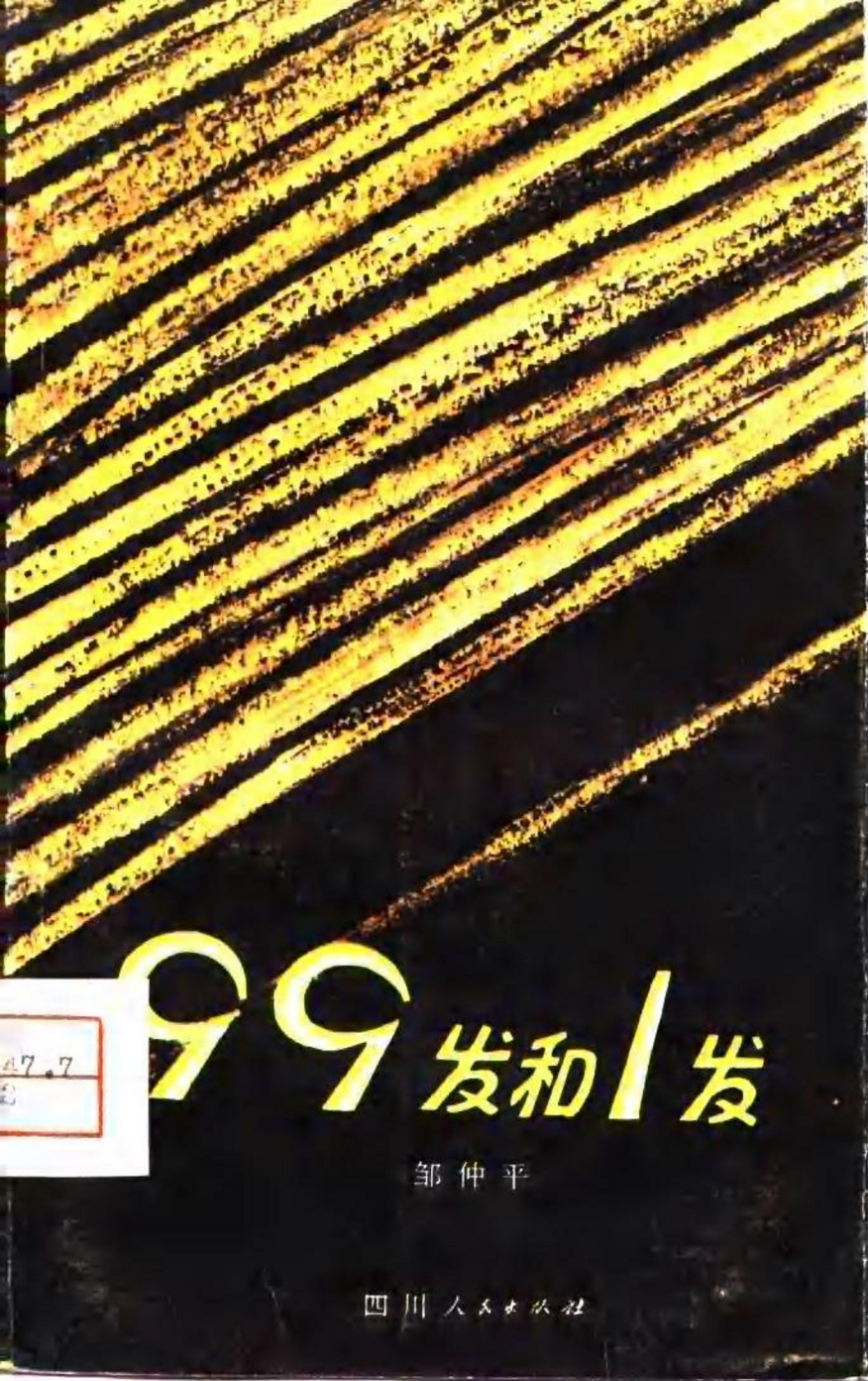




47.7
2

99发和1发

邹仲平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插图：袁奕贤

九十九发和一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frac{2}{3}$ 插页5 字数75千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书号：10118·337 定价：0.41 元

出版说明

本书选编了空军作者邹仲平同志的九个短篇小说，一部分作品是发表过的，一部分是近创作的。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集中反映了为提高我军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时刻警惕着，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总主题。塑造了不同时期有鲜明性格的英雄形象——或是表现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或是表现从战备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作风，或是表现官兵教兵、兵教官、苦心孤诣地增强我军战术技术水平的优良传统，都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作者一直在部队生活，对干部战士有较深入的了解和炽热的感情，用洗练的笔触，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这些新人新思想。作品感情真挚，语言朴实，格调清新，较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部队生活的风貌。

目 录

苦 恼	1
飞行员的妻子	34
小房东	51
九十九发和一发	61
提前量	72
雪 松	89
我的机械师	106
战士的性格	116
银杏和“拖拉机手”	134

苦 恼

我献上绝壁夹缝中挣扎生存的一株无名小树。如果它不值得赞美，不值得同情，那么千万千万，请你也不要把它扭曲变形的躯干，惨淡丑陋的伤痕，作为欣赏的对象……

——致友人信

有的小说或剧本，开篇之前，常常作一番“纯属虚构”之类的声明，以避嫌疑。我也学着写了几句。后来一想，也不妥。如果当真有人抓辫子，岂不多一条罪状：“作贼心虚”么？于是干脆割掉，虎起胆子写下两个字：苦恼。

—

一九七七年十月六日，上班铃拉响前一分钟，李干事跨进三楼正对楼梯的办公室，随手反锁住门。考虑了约莫两秒钟，又扭开暗锁，让门虚掩着。按照多年不变的习惯，这时候他应该打开水，掸灰尘，整理书报，然后打开公文夹，一条二款，处理前一天安排的工作。今天，他一反常态，一屁股坐到藤椅上，胳膊支在桌面上，拳头顶住太阳穴，两眼失神地盯住玻璃板，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那声音听起来竟有几分悲怆。

说起来好笑，当了十年文化干事的老李，是因为丢掉一个巴掌大的红皮本本而失魂落魄，胆战心惊。本子里记了军事秘密？没有，一句也没有，全是些备忘的日常琐事，诸如：C文化科请示，放电影可否允许驻地群众看（有文件，待查）；K团缺三个篮球（给牛皮的？猪皮的？胶皮的？又：处长指示各分拨一个）；H副主任指示，市歌舞团来部队演出，夜餐费按每人一元一角一分开支……等等，等等，都是些不配登大雅之堂的鸡毛蒜皮事儿。可是，对老李这个人来说，丢了这个本本，犹如掉了脑袋。如果这时候有人走进办公室，请李干

事开一纸介绍信去市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得查一查有无先例，如何行文？或者收发室送来一叠球票，请他分发，他也只好望票兴叹，无从下手。你尽可以给他扣帽子，谨小慎微啦，延误工作啦，你还可以跳脚，可以祈求，都没用。李干事决不见怪，但没有红皮本本做依据，他是决不卖弄聪明，擅自作主的。

你不相信R文化处有这样一位李干事？难怪，R文化处有三位李干事。我说的是那位忠厚、踏实，办事认真，待人热情的李干事。可是文化处上自宁处长，下到电影放映员，哪个工作不认真、待人不热情呢？描绘描绘长相嘛，也难。李干事长相太一般了，从上往下看：额头嵌几道皱纹，不深不浅；两条略微上撇的眉毛，不淡不浓；经常流露善意微笑的眼睛，既不炯炯有神，也非黯淡无光；脸颊瘦一点，鼻头高一点，嘴唇厚一点，配搭起来倒也显得和谐协调；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符合中年人刚刚发体的水平。也许模样儿没有显奇出众之处，正是李干事的特点——啊，难题解决了。三位李干事同姓不同名，我指的是李密同志，保密的密，不是蜜蜂的蜜。你不相信堂堂文化处干事为了区区小事竟至于如此惶惶然，可见你确实不了解李干事的为人处世。好吧，先从一件小事说

起——

去年，打倒万恶的“四人帮”，部队组织庆祝游行，临时赶装广播车，给李密的分工是写车厢两侧标语。标语内容由处长拟就，并经领导审查同意。可李密拿到手，也犯了难：字写多大？排几行？字体？颜色？“四人帮”几个字上打不打×？都没有明确交代。请不必怀疑李密同志的政治热情，打倒“四人帮”的消息正式公布前，他已激动得热泪盈眶，特地从服务社买了瓶特曲，不但自己开了酒戒，还拽住爱人亚美和女儿伶伶同干一杯胜利酒。也不能低估李密同志的工作能力，经过近十年来标语口号战的锻炼，他不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各式字体，美术装潢也颇入门。标语如何写，不用细想，心中有数：车厢多长，红布多宽，计算一下，尽量往大写；红底配白字，喜气醒目；以端庄严肃的仿宋体为宜……

可心中有数不等于可以随心所欲，得请示请示。他提着笔，捧着红皮本本，跟在忙得脚不沾地的处长屁股后头，瞅空插上一句：

“处长，标语字写多大？”

“车厢多长，红布多宽，计算一下，尽量往大写。”

李密低头记下。抬头再要问，哟，处长不见

了。好容易在人缝里抓住处长，李密又问……

“红底白字，仿宋体……”处长一一回答，李密字字记清。末了，处长大声笑着说：“老李，‘四人帮’粉碎了，你也该解放解放啦！”

“解放！”李密望着处长的背影，翻了一阵眼睛，把这句含蓄的批评一并记进红皮本本。

十年来，积正反两方面经验，李密总结出一条恪守不渝的戒律：办事必得有文字根据，切不可头脑发热，自作主张。

现在，本本儿弄丢了，就等于办事的根据丢了。李干事门不敢出，人不敢见。可蹲在办公室里也不是没有危险呀，如果电话铃响呢？如果有人找上门来呢？躲起来吧，又没有擅自离开办公室的习惯和勇气。何况船歪偏遇顶头风，其它工作推一日半时犹可，有一桩事迫在眉睫，立等必办。因此，李密倍加着急。我这样说，可能有同志以为是什么高级军政要务吧？天晓得，文化部门工作历来排行老么，无非是吹拉弹唱，打球照像，迎来送往，布置会场，如斯而已。那么，李密又为什么心烦意乱，如坐针毡呢？

昨天，处长出差下部队，了解文化工作开展情况，在火车站打了个电话回来，说奇云山雷达连苏连长向他诉苦：同志们从伙食费和副业生产费内抠

出几百元，想买台电视机，解决边远山头文化生活贫乏这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难题，还可以开展文化技术学习，听说军里到的一批分光了，商店里又缺货，缠住处长给解决。处长在电话上告诉李密，把文化处准备留下自用的那一台价拨给奇云山雷达连。老李一字一句记下处长指示后，直奔仓库找保管员小梁办理手续。小梁一面填发货单，一面说：

“主任上午来库房查问过这批电视机分配情况，详细了解牌号、性能、价格，还打开这台看了看。”

李密恭恭敬敬正在单据上签了名，没吭声。

“据我知道，主任家没有电视机。”小梁说。

“啊！”李密表示惊异之后，缄口不语。除了知道新来的主任姓夏，对首长家中的情况一无所知，没有根据，不便发表意见。扛着电视机往办公室走的路上，他思忖：夏主任查问库房，是关心文化工作，还是因为家里缺电视机呢？管他，反正本本上详细记载了处长电话指示，出了问题，说得清楚。

办事认真，待人热情的李干事，吃过晚饭，准备把电视机主动送去招待所，交给苏连长。行前，再次核对处长的指示。啊呀！历来为红皮本本专用的左侧口袋空空如也。这一惊吓，原来明明白白的电话指示顿时变得模糊不清。处长怎么说来着？是肯定的语气？明确说过这台电视机给奇云山？有没

有灵活的余地？唉，真是好脑瓜子不如烂笔头子，李密多么想重新钻研一番处长的指示啊！

事情明摆着：甬给了主任，如何向处长交代？给苏连长送招待所去，主任查问起来根据什么回复？

唯一的办法：找红皮本本。李密坚决地、迅速地采取措施：合家总动员，柜笼箱橱，来个大翻个儿，包括妻子经常使用的针线簸箩，女儿遗弃多年的玩具盒盒，统统列为形迹可疑的搜查对象。比抗日战争时期打鬼子搞坚壁清野还彻底，只差没拆掉墙壁，忙到东方发白，还是一无所获。妻子亚美与李密共过患难，能体谅丈夫的苦衷；女儿不懂事，“战斗”的辛苦使她蜷缩在屋角，发出了舒畅的鼾声；这更增加了夫妻俩心头的烦恼。

上班的时间到了，亚美忽然想出个绝妙的主意：“死脑瓜子，不会打个电话请示处长？”

可也是啊，李密得救似地跳了起来。

且慢，电话往哪打？处长正在途中火车上呢？

“那就问问夏主任要不要电视机。”

“真聪明！”李密伸出手，“有什么根据说主任想买电视机？”

怎么办？李密紧锁眉头陷入了沉思——

说定了今天上午苏连长来文化处提电视机，楼梯上每声脚步响，都好象叩击李密脑门。这时候，李干事只求没人敲门，电话铃也别响，让他安静地从记忆中追索出红皮本本的去向……

一缕初秋的朝阳从窗口射进来，落在玻璃板上，给李密的脸庞镀一层金色的光彩。然而这光彩丝毫掩盖不住他愁苦的心情。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祈求读者舍之以起码的同情，暂不打扰现在正困于苦恼之中的李密，且随作者一道去认识认识十年前年青的李密吧！

二

屈指算来，十年前正是风云莫测的一九六七年，李密从一个雷达连的优秀指导员选调文化处当干事。那是个文化队伍大换班的年代，据说原来的文化干部统统被黑线泡烂了，熏臭了，染黑了，一律滚蛋。而文化工作却被江青借助“尊神”林彪的魔力，点石成金，一夜之间，身价百倍，成了生死搏斗的第一线，阶级较量的最前哨，必须重新组织队伍。李密三代贫农世家，参军后当雷达操纵员，对文化工作一不懂行，二无爱好，是个带双保险的理想对象。

李密报到的那天，人还没见面，文化处宁处长就狠抠了一阵脑壳，显得很为难的样子。

宁处长原是一位武将，呱呱叫的高炮团长，也是大换班换来的，当了三个月“文官”，头皮差点抠烂了。向黑线开火的大批判文章，在办公桌上堆成小山，一篇未被报刊采用，处长深感内疚，却没本事打开销路。图书清理小组在各单位奉命上交的书海中，奋力砍伐毒草，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书，一律格杀勿论。宁处长一面为几千年筛选出的人类文化精华惨遭浩劫暗暗喊冤，一面用发抖的手签发“死刑判决书”。靠院墙一座隐蔽的小屋里，专案组审查本处几个喜爱舞文弄墨的人，包括前任处长（“四家店”老板），宁处长决不认为他们与“三反”有什么相干，但他照样得去交代政策，开展攻心战。大革命年代的文化战线啊，刀光剑影，一片混沌……

一声轻脆宏亮的“报告”！打断了处长的沉思。啪啪啪……几步走进来一位英俊干练的青年干部，递上介绍信后，不习惯地坐在沙发上，挺胸收腹，头正颈直，两腿并拢，手掌压在双膝上，微仰着四方大脸，明朗机灵的眼神流露出渴望接受新任务的战斗热情。朝气蓬勃的气质，训练有素的军人姿态，博得了处长的好感。

小李子，小李子，莫道你是个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从冰山雪岭一步跳进邪风恶雨的文化“战场”，敢说不晕头转向？处长踌躇再三，终于为他选择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

“小李啊，别的工作你一时插不上手，‘像章办公室’缺个具体办事的，先干着吧！”

李密“啪”地立正，两腿绷直，兴奋有力地答道：“是！”

“会有很多困难。办公室暂时是个空架子，只有我这个‘空’军司令。咱们是政治部，政治部出政治，不出铝锭、机器、红漆。做像章的技术听说挺复杂……”宁处长把困难都点到了，唯独没有透露为李密选择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安全！保险！有充分的条件把你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倾注到神圣而崇高的工作中去，却不必担心犯错误、挨棍子。在陷阱密布、人人自危的一九六七年，宁处长苦心孤诣地考虑，体现了领导对部属政治上的关怀，真诚的、周密的关怀。只是刚从雪山上下来的李密，对当时微妙而复杂的“路线斗争”不甚了了，因此领会不到处长的这份情意。

一个星期之后，李密向处长汇报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处长颇为吃惊：

“材料？……”

“航材仓库包干，条件是帮他们加工二千枚。”

“模子找谁刻？”

“航修厂有个八级工老师傅，挂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成天扫地。我说服了那些造反派头头，让他带‘罪’立功。其实我了解过，老师傅解放前在国民党军工厂当工人，是地下党员，集体参加国民党经过组织批准作掩护。……”

“从哪抽人加工？”

“女同志嘛，医院、通信站有的是。”

“平时跟他们要一个人磨破嘴皮……”

“这次可不一样，做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讲清‘高举’、‘突出’的意义，两家都同意选派‘五好’战士，各出十名。”

“嘿嘿，你这个小李子，会拿主意，敢下决心，不简单呢！”处长高兴地笑了。

受到赞扬的李密正忙在劲头上，未婚妻鲍亚美来队了。亚美噙着恼怨的泪水，嘴角挂着甜蜜的微笑，突然出现在李密面前。

李密离开连队前，给亚美去过信，说明因为工作调动，原约定来队结婚一事只好到新的岗位后再议。可是他发信的时候，头次出远门的小学教师亚美已经起程。一路上车误点，船延期，三天路程，晃荡了半个月，搁浅在郑州附近一个小站上，适逢

武斗，子弹横飞，杀声震野，亚美随人流跳出车窗，趴在铁轨旁的水沟里躲过灾难，丢了行李；相爱数年，细针挑，彩线绣，准备下数量不多、情深意密的妆奁不翼而飞……及至找到李密的连队，又扑了个空。

“都怪你，信，电报，催催催，挪了窝也不讲一声！”

“军事行动嘛，来不及报告呀！”李密开了句玩笑，掩饰内心的不安。这倒不仅是对亚美道歉，因为人总算平安到达。他愁的是刚刚调到机关，马上结婚，影响不好。可是话到嘴边又打住了。

亚美住下了。隔天，李密和宁处长研究像章图样，仔细挑选了一种四周放射红色光芒的侧面头像，准备呈首长审查后试制。谈完工作，处长说：

“哎，哪天办喜事，提前预告啊，我好发动群众给你们助助威呀！”

李密红着脸，小声咕噜：“不是时候。”

“男二十八，女二十五，够得晚婚标准嘛！给鲍老师做做工作，按部队规矩办，一条香烟两斤糖，三斤瓜籽满嘴香，简单，节约，定了，就这么定了！同意吗？”

“……定了，就这么定了！”李密一口气跑到招待所，对亚美讲了，亚美愣愣地望着他，激动得

喃喃地说：“部队真好，你们处长真好！可是……”
她展开手中一对尚未绣成的淡绿色枕套。

“亚美，别担心。我会用比你丢掉的那些东西贵重十倍、百倍——不，简直不能相比的宝贵纪念品，来祝贺我们的婚礼！来，来，你看！”李密指着像章图样，“我要亲手做两枚像章，在那一天戴上它，向毛主席老人家三鞠躬……”

一股幸福的激流冲击着小学教师剧烈跳动的心房，泪水不由汨汨涌了出来：“密！我一点不懊悔，真的。我们的婚礼在物质上简陋、寒酸，可是在精神上，在感情上，我们最丰富，最高尚。几十年以后，回忆这一天，我们可以对人说……”

“对我们的儿子、孙子说……”

“你……”小学教师依偎在爱人的怀里，闭上眼睛，“把两枚像章保存起来……”亚美忽然推开李密，“可是我觉得，像章周围镶一道金边更庄重，更好看。”

可也是，未婚妻的审美感和思想深度就是比自己强。

第一批像章做出来了，数量不多，处长决定挑选二十枚请党委审查，参加制作的同志每人优先发一枚。李密情况特殊，今晚结婚，新娘、新郎各赠一枚。